



# 台灣人類學的現況與發展策略

**Anthropology in Taiwan: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喬 健 Chien Chiao

東華大學族羣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Institute of Ethnic Relations and Cultur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高 怡 萍 I-ping Kao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班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壹 ● 前 言

1949年秋，臺灣大學成立了全臺灣第一所人類學系（開始稱考古人類學系，八十年代後才改稱此名）。嚴格說來，這也是全中國第一所全方位的，也即基本上包含考古、文化、體質與語言四大人類學分支的人類學系。屈指算來，正好半個世紀過去了。這系成立之初，一直是出名的冷門，極少人讀的，第一屆只有兩位學生，第二屆，三位，……。本文作者之一喬健是第六屆，他一年級時原是歷史系，當他讀完一年級轉入人類學系二年級時，原來的九位同學，除了一位因病休學外，其餘八位卻都轉到別系去了。所以這第六屆從二年級到畢業便都只有一個學生。後來的情形自是逐步改善，不再那麼冷得嚇人了。據說今年（1999）向臺大人類學系申請甄試入學的便有五十多位。終於擺脫了冷門的刻板印象，對於個別的系來說這自是可喜的，但就臺灣整個社會來說，仍缺乏根本的改變，整個臺灣仍只有臺大一個人類學系，而其提供的課程反沒有早期全面，在語言學、體質人類學甚至考古學方面都出現難以繼的危機。1995年冬，喬健接受國科會委託對臺灣人類學的現況與發展作一評估。在高怡萍的全力協助下，半年後，即1996年5月，完成了評估報告<sup>1</sup>。現在應《漢學研究通訊》的要求刪除了枝節及統計圖表，

並大幅緊縮其內容，成了目前這篇「中篇」論文。由於調查以及資料收集時間的短促，所以原報告涵蓋的範圍並不全面，真正是「掛一漏萬」。然而即便有這樣那樣的缺失，這仍是二十世紀結束前最後一次有關臺灣人類學現況與發展的調查，仍可勉強作為本世紀情況的結論與下世紀發展的基線。

主要資料來源為問卷與文獻蒐集，經資料彙整後，並曾針對各單位未來之合作與溝通方式、大型研究計劃之組織、科際整合之規畫、考古學與體質人類學未來教學與研究發展方向等重大議題，詢問人類學各教研單位學者專家之意見。評估的範圍，除了人類學傳統的四大分支：人類學、語言學、考古學及體質人類學外，還包括了應用人類學與博物館。這五大分支共同體現了當代人類學對人及其文化的完整探討。以下先分別對這五大分支學科的現況，略作評述，進而討論人類學個別教研單位的一些新發展，最後探討臺灣人類學未來發展的目標與策略。

## 貳 ● 文化人類學

八十年代至今，由於第三代人類學者陸續由英美各國學成歸國並發表個人研究成果。因此無論在研究對象或理論取向都有多元化的趨勢。主要的發展有三個方

1 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人類學的現況與發展：調查、評估與建議》（1996年5月）。原報告的計劃主持人為喬健，研究助理為高怡萍，執行單位為東華大學族羣關係與文化研究所。根據此報告撰寫的論文先已有（喬健、高怡萍 1998）。

向：一是對於臺灣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民族研究態度的重新思考，二是對於文化內在意義與象徵的探討，三是透過被研究者主位觀點以及人類學理論之間的交互驗證，重新檢討社會既存的文化與分類觀念。此外，在藝術與視覺人類學、漢人民間信仰、南島文化研究、福建與華南地區民族誌調查與比較研究、東南亞區域研究等方面是九十年代之後方興未艾的研究課題。（李亦園 1993：354—358）

解嚴迄今，由於國民政府宣佈解除戒嚴時期，社會各階層與族羣之間的互動趨於頻繁，衍生出的各類問題刺激人類學的研究方向朝向多元化發展，此外解嚴之後研究者得以到臺灣以外的地區以及中國大陸進行研究，使得過去的研究成果能夠有機會擴展成為區域性的比較研究，中央研究院於 1992 年至 1996 年所推動的主題計畫「臺灣與東南亞土著文化與血緣關係」、「臺灣與福建基本民族誌調查」，便企圖將過去有關臺灣原住民研究以及臺灣漢人社會研究進一步拓展成為「南島語族」以及「華南地區漢人社會」的區域性比較研究。（黃應貴 1995：H2）。

人類學知識的進步是建立在新舊研究交互驗證、新田野方法的發展、詮釋模型的改進以及新的研究焦點的確立上。目前臺灣的文化人類學主要研究方向是以漢人研究和臺灣原住民研究為主，此二主題無論在研究對象上以及歷史文獻上均有其獨特的優點。臺灣在荷據、日據時代有非常豐富的文獻資料，這是臺灣研究最得天獨厚的一點。此外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上也很特別，臺灣光復後短短四十年之間，就有非常大的改變，如何累積過去學者的研究成果並掌握臺灣研究的特色是非常重要的。早期的人類學研究，在大學與中央研究院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學生往往從大學時期便開始參與研究工作，不但可以提早瞭解人類學的研究特性，由於有機會參與前輩的研究工作，比較具有研究的延續性，現在由於多元化的結果，很多新的研究跟過去的研究之間的關係都已經斷裂，這是十分遺憾的一個現象。應整合中國人類學現有資料對世界人類學理論做出貢獻，並且致力於培育國內人類學人才，儘量與國外人類學合作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人類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在七十年代以來的「社會科學中國化」之科際整合，逐漸成為兩岸三地學術研究持續關注的焦點之一，這是臺灣人類學與其他人文學科共同經營的學術本土化成果，未來也應深

思如何落實在理論方面並進一步與國際學術對話。

在知識推廣方面，這幾年其他相關人文學科對於文化人類學的教學需求殷切，例如地理系、外交系、師大政系、師範學院以及通識教育都需要師資去開課。但是必須面對的基本問題是，有些外系的學生開始質疑，某些研究即使不用人類學方法也可以做得很好，甚至於還能更好。這種現象反應出所謂的人類學觀點已經漸漸受到其他學科重視，但是在理解的深度上仍然有限，另一方面也意味著人類學者必須提出能夠展現人類學學科特性的研究，例如田野工作如何能做得更細緻，才能引起社會大眾的迴響。從國際人類學理論發展的角度來說，實際上現在對於田野資料以及人類學觀點要求的細緻程度也比過去的要求還高。

在社會需求以及研究方向多元化之後，文化人類學面臨發展上的瓶頸，在研究方向上，由於分支太細而普遍缺乏整合性的理論觀點，在社會的需求上，各族羣與各階層之間互動頻繁衍生出各類問題與各種需求亟待解決，由於缺乏足夠數量的學術社群以應付各種需求，研究者往往必須於基本問題與應用性研究之間疲於奔命。

有鑑於此，新系所的成立便成為當務之急。為了解決人類學長期缺乏博士班，無法自行培育人才的問題，清華大學已於 1996 年成立國內第一個人類學博士班，而臺灣大學的人類學博士班也於 1997 年成立。在應用人類學的人才培育上，新成立的東華大學族羣關係與文化研究所便是以應用人類學與科際整合為主要目標，相信應當能為人類學的發展帶來新的契機。

## 參 ● 考古學

光復初期臺灣考古學界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延續日據時代的歷史學派傳統，探討關於臺灣史前遺址所代表的文化系。這些研究成果對於晚近臺灣考古學、語言學與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向均有十分重要的影響（許木柱 1995：3）。1965 年之後，考古學界受到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推動的濁大計劃影響，廣泛地與其他學門學者合作，開始注重人與環境互動關係的思考，並引進碳十四斷代法的技術。十年之後，學界又引入新考古學的觀念，強調去分析與解釋過去生活在遺址中的人們的文化與行為的重要性（李亦園 1993、崔伊蘭 1995）。



根據史語所的介紹性資料顯示，考古組在史前考古研究方面，研究的區域範疇是以臺灣為主要核心，未來計畫擴及鄰近的中國大陸、東南亞、太平洋地區。在歷史考古學方面的研究重點為：臺灣歷史考古學研究、整理舊藏之河南安陽等地之考古資料、大陸地區美術考古的調查研究，如河北、河南、山西、陝西等地、中國古器物研究。在科技考古學方面，史語所考古組曾設有青銅器金相學實驗室，以協助分析商周青銅器的鑄造技術與鑄造成分。近年來因臺灣考古研究之需，又先後成立光繞射分析實驗室、陶石器切片實驗室、動物考古實驗室等。

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是以甲骨文為基礎，擴及春秋、戰國時代考古遺址出土文字，對中國文字之時代與區域性進行研究分析。此外在甲骨刻辭的研究方面，未來希望能夠結合科學、資訊技術人才進行實物掃瞄，輸入光碟以提供全世界學者系統查詢之用。（中研院考古所成所規畫書 1995）

考古學內部的成員太少，對於考古學的研究發展以及基礎知識的推廣來說一直是個難題。由於受到本土化風潮的影響，近年來許多研究領域例如建築界、臺灣史研究、教育界、地方文化中心等皆希望能夠借重人類學有關考古學、田野研究、臺灣史前史與原住民史等方面的知識以應用於各項學科研究。

此外自 1982 年政府頒佈實施文化資產保存法之後，臺灣各地對於史蹟調查、考古遺址的挖掘與搶救以及土地開發對於文化資源的影響評估等方面有關文化資產維護之工作，完全依靠考古學者全力支援。而在相關的社會教育推廣活動方面，社會各界時常邀請考古學者在出版、演講、教學等活動上提供考古學方面的知識支援，特別是有關臺灣歷史文化方面的考古學知識。

表面上看起來考古人才就業機會似乎是增多了，但在教學方面，一直以來只有臺大人類學系勉強維持著常設的考古學課程，每年授課的教師數量逐漸減少，而學生修課的數量也並未逐年增加，大部份的教學工作落在少數的教師身上，形成教學與研究之間的惡性循環。教學課程與人才培育原就困難重重，而現在考古學界又迫切需求研究人才，師資的問題就更顯得需要全力解決。

在科際合作方面，人類學做為一個全方位、強調全貌觀的學科，在研究上常常需要許多其他姊妹學科的支援，例如考古學家在利用自己有限的知識去瞭解和解釋

古生物遺留的同時，也需要動物學者貢獻出他們的專業知識。但是現在也有若干學科反過來要求人類學界提供知識上的支援的情況，其他學科往往寄望考古學者能夠獨立填補這個部分的空白。目前人類學界還沒有足夠能力回應這類的科際合作。例如法醫界、地質系一直希望能和臺大人類學系合作，但是談到實際的合作細節時還是存在著許多問題，主要的原因在於其他學科對於人類學學科精神的基本共識過於欠缺，顯示出人類學知識在其他學科之間推廣的程度仍然十分有限。

目前社會各方面需求過於緊迫，而師資以及研究人才的缺乏卻又面臨無法增列教師名額的困境。在既有的體制之下，臺大人類學系一直無法增聘考古學教師，既有教學單位一直處於弱勢的狀態，缺乏繼續開拓的可能性，應從新成立教學研究單位尋求發展的空間。人類學在整個學界一直處於弱勢的狀態，有必要由高層的研究單位出面整頓此一困境，史語所考古組獨立成為考古學研究所之後，或許能夠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

考古學研究人口雖然不多，可喜的是並未出現斷層情況，最近國立史前文化博物館成立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著手籌設考古學研究所、社會各界開始重視文化資產、考古挖掘計畫數量可觀、新博物館的設立等現況對於考古學界來說都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整體來說，目前是考古學發展的關鍵時期，如果發展得好，前景十分可觀，如果發展不好，恐怕將會失去此一難得的機會。

在思考人才培育的問題之前，必須先將臺灣考古研究的方向定出來，例如張光直先生自述他一生的研究目標是在於探討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美國的考古學發展受到該文化歷史環境的限制，所出土的遺址都是屬於印地安文明，不可能像其他古文明國家能夠挖出金字塔、皇帝陵墓、金縷衣等等豐富的文物，因此他們逐漸走向方法論的探討，才有所謂新舊考古學的理論區別。臺灣也有其獨特的歷史文化環境，到底臺灣考古學研究的目標是定在什麼方向上，或者僅設定在基本觀念的傳授而已，應該擬定出一個具體的方向來。如果僅針對短期內暴增的計畫需求，大量需求考古學者協助遺址挖掘的建設工程，而考慮增加考古學人才，那麼在短期的工程與資金結束之後，這些人才的出路必定陷入困境之中。因此我們仍須深思：未來臺灣考古學究竟想要解決哪些問題？

## 肆 ● 語言學與體質人類學

光復後，臺灣人類學在體質人類學與語言學方面，由於越來越缺乏足夠的師資而逐漸失去發展的空間，另一方面受到學術分科的影響，語言學的發展逐漸脫離人類學而自成一個獨立的學門，此一現象與國際學術潮流發展趨勢相同，雖然如此，臺灣的語言學界在國際學術上亦有表現出色之部份，例如在臺灣原住民語言與其他南島語言關係的研究上成果不凡。

而在體質人類學方面，體質人類學在學科範圍上是跨系、跨院、跨學域最廣的一個部份，研究生修習體質人類學相關課程之前，必須預先修過高級生物學、生物化學、遺傳學、動物學等學科，人類學教學單位由於長期短缺師資，又無相關學科支援，在教學環境上可以說從未達到應具備之條件，目前在基礎教學的延續上已經面臨困難，無論在教學、理論、研究與技術各方面皆處於十分窘困的情境，是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

近年在國際學術界體質人類學內部的變化極大，主要是由於化石的出土越來越多，過去相關之知識早已不敷解釋最近出土的化石證據。相關的知識不僅包括生物化學、行為科學方面，甚至已進展至分子人類學的地步。許多大學的體質人類學博士班課程，還需要加修許多相關學科如分子生物學、生物化學、遺傳學、人體測量、人類早期的行為演化、靈長類學、舊石器考古學等。

在美國，體質人類學過去的研究主要是在人骨方面的測量，最近十年來興起的古人類學將舊石器考古學與體質人類學併在一起，美國在三年前成立古人類學學會時，由於美國考古學年會、美國人類學年會都不接受，因而獨立出來。輪流與體質人類學與考古學合開年會，近幾年化石的出土數目龐大，學者開始關切人類早期遺址的發展方式，因而埋葬學也隨之快速發展起來。日本方面的發展則較不樂觀，無論是傳統或現代化的體質人類學目前都面臨關閉的命運。不僅傳統的型態學研究逐一關閉，連走生化方向的體質人類學也即將結束。往後有關型態學方面的研究名額恐怕只能保留在博物館之內，而目前從事研究這個方面的博士班學生也缺乏合適的師資可以指導。

由於師資長期處於青黃不接的狀況，目前體質人類學在臺灣的教學與研究方面均陷於停滯狀態，只有臺大

人類學系勉強維持常設的體質人類學課程。在授課內容的限制上，由於人類學系設在文學院，學生在高中時代只修過普通生物學，其他有關靈長類等高級生物學知識都極為欠缺，上課若從生物學導論開始又會使進度遲緩。授課時僅能盡量利用幻燈片來吸引同學的注意力，否則很容易因為聽不懂而打退堂鼓。在課程內容上，有關人骨部份的介紹較少，主要是因為人骨化石與標本的欠缺，並且只能簡介國外化石現況。

張光直先生認為，體質人類學內部有關醫學人類學、生物人類學、分子人類學的部份牽涉到太多專業的知識，臺灣人類學目前並不具備這方面的發展條件。傳統的體質人類學是以體質測量以及人類演化過程為主，屬於人類學的基礎知識，目前在美日等國均有開課，尤其是日本的民族學研究主要依靠傳統的人體測量來對族羣進行分類與識別的工作。關於人類演化方面的知識，由於最近新出土的化石特別多，有關現代人的起源問題至今仍然衆說紛紜。在中國大陸方面，最近也有很多化石出土，有關中國古人類學的課程應該要開設，以便讓大家知道中國有哪些古人類的化石。

族羣遺傳學是生物學門中直接與人類學有關的學科，在目前的人類學系大學部缺乏合適的開課與學習條件，必須由較高級的研究單位來發展。生物人類學主要是利用遺傳學來進行基因研究，由於目前人類學系學生皆未受過高等生物學訓練，缺乏相關知識來學習此項課程。建議中研院史語所人類學組與生物科學所合作發展。

## 伍 ● 博物館的現況與發展

目前除了省立博物館之外，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亦設有人類學門，即將進行規劃成立的省立歷史博物館在標本收藏的方向上與文化史、民族學、人類學相關連，而國立史前文化博物館的籌設，更是以設置一個考古學的專業博物館為基本目標，以卑南文化人的遺址及其出土古文物等文化遺留為核心，進而擴大到自然史、民族學、社會人類學等範疇（江韶瑩 1994：1—2）。過去博物館的角色一直停留在文物證據的提供者以及遺產保管者的消極位置，將博物館視為將知識與真理以可消化的方式分配給民衆的另一種學校。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之間，博物館經驗的意義與價值成為博物館界不斷爭論

與檢討的焦點，由於文物本身在文化進展中具有適應性與挑戰性的本質，因此博物館新思維者認為博物館的定位基本上應該以觀念為重，而非文物，摒棄過去客觀詮釋文物的方式，以「文化促進與多元詮釋」為目標，將博物館的角色定位在「幫助公眾形成可靠直覺」的機構。（Harrison 1995：7）

臺東史前館的營運特點在於強調文化人類學與考古學的學術研究與標本收藏雙向並重，以學術研究成果來維繫博物館的生命週期並建立史博館在館際間的聲譽和地位。許多有關人類學博物館展示與研究的實例，如文化傳播、涵化、文化圈與文化區、族羣的形成以及人類進化的推論等，均可以做為展示設計時的理論參考依據。如何將學術研究成果，透過展示設計使觀眾體驗得到，進而轉譯成為一種觀眾本身的內在經驗，也是目前其他大型博物館在展示設計的實施計畫中所面臨的一個重要的課題（江韶瑩 1994：1—2）。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在展示與教育的計畫上，也具有多元化的設計理念。在教育方面，順益博物館與臺灣大學、清華大學、政治大學、史語所、民族所合作，由館方提供部份經費給臺灣原住民的學術研究工作者。在展示規劃方面，為了蒐集整理臺灣殖民時期的原住民文獻，館方分別與美國柏克萊大學、英國牛津大學、荷蘭萊頓大學、日本東京大學合作，由他們協助蒐集相關資料、製作微捲片以及出版品目錄，牛津大學並計畫開設「臺灣原住民」課程，持續研究臺灣原住民問題。而舉辦臺灣原住民木雕創作活動，更是鼓勵原住民重新詮釋他們的傳統文化，使傳統注入新的生命。對於現有原住民文化的維護與保存，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劉淑攷 1994：84—93）。

## 陸◎應用人類學

過去兩年文建會努力將文化的涵義拓展出去，不再將文化侷限於民俗、美術、表演藝術等方面。並努力使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能保有各自的特色以及發展的空間，甚至將文化當作地方振興或者甚至是產業振興的基礎，強調傳統文化中像廟宇、特產等具有地方特色的部份。經過這樣將社區的定位鬆綁開來之後，文化的定義比較接近人類學、地理學或其他人文社會科學中所熟悉的對於文化的較廣義的定義。

文建會目前雖未提供純粹研究的資助，但資助各種

有關原住民的文化保存的研究經費，例如原住民的慶典、文化活動、文化會議以及原住民文化園區的規劃、傳統文化傳統舞蹈的調查。這些計畫主要是透過各地文化中心或者山地文化園區委託各地的學者專家來研究，並不一定是透過研究機構出面委託。

目前在社區發展、社區規劃、社區總體營造方面的工作大部分需要依靠學術團體的支持，而且參與計畫的學者必須長期投入。這個領域原本就是社會學與人類學在社區研究方面所關心的研究領域，但實際上卻是從事空間設計、傳統聚落保存、社區設計方面專業的人士較為積極投入社區重建的工作。人類學界對於原住民地區、鄉村地區以及都市地區的社區重建問題要盡力參與協助，不應該讓建築學界延攬所有的社區計畫。

## 柒◎人類學各教研單位的新發展

自 1965 年以來臺灣人類學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就是社會科學不同學門之間的科際綜合合作研究，以社會科學中國化運動最具代表性。近年來無論在教學、研究單位內部的科際整合上，或者是大型研究計畫的外部合作上都承繼此一方向持續發展。臺灣人類學的研究單位，在中央研究院包括民族學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以及計劃成立的考古學研究所等，在教學單位方面包括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所、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政治大學民族學系以及東華大學族羣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等。在博物館方面，包括臺灣省立博物館、自然科學博物館、順益原住民博物館以及史前文化博物館等單位。

以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為例，民族所於 1971 年開始接受人類學以外的社會學、心理學者參加研究工作，其後又於 1972 年分成三個研究組：文化研究組、行為研究組與區域研究組。使得行為科學的三個核心學科：人類學、心理學與社會學之間能有更密切的科際合作。文化研究組在理論與方法上以文化人類學為主，並從事臺灣各族羣社會文化及其變遷、中國社會文化的結構與發展以及其他文化區的社會與文化等研究。行為研究組係以行為科學科際整合方法研究人類文化及其行為，並著重於現實社會問題的探討。區域研究組成立於 1986 年，主要研究臺灣與中國華南、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之間之社會文化關連。

民族所自從開啓科際合作研究的風氣之後，各學門

學者常有機會一起討論有關研究方法、理論驗證以及基本概念的分析等問題，藉此曾發展出許多新的觀念與研究領域出來。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社會科學中國化的課題。努力將我國的社會及行為科學能夠同時具有中國的特性與世界性。

為了支援探行科際整合的大型研究計畫的經費支應，中央研究院自 1991 年 5 月開始推動「主題研究與高級人才培育」專案計畫，希望在各研究所原有的小型研究之外，由總辦事處編列經費，以支持各研究所本身經費無法支持的大型研究，其目的除了增強中研院的研究成果之外，也希望藉著大型研究計畫的推動來培育高級研究人才，特別是博士後研究人員。在中研院生命科學、數理及人文科學等三大類組中各選定一個計畫。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選定「臺灣與福建的民族誌資料收集與比較研究」與「臺灣與東南亞原住民的血緣及文化類緣關係」（以下簡稱南島計畫）二個計畫合併為一個大型計畫，執行期間為 1992 年至 1996 年。

然而科際整合雖是時勢所趨，但在執行時仍有實質上的困難存在，以南島研究計畫為例，問題之一是學科之間的溝通，文化人類學與生物學之間的差距太大，彼此缺乏基本共識，在合作溝通時相當困難。二是經費問題，血液樣本的採集、測量與分析所需經費十分龐大。三是理論整合的問題，如何找到在體質方面特徵的變化方向與速度以及在文化方面特徵的變化方向與速度之間的關係？二者之間是否受到文化因素的影響。如何在文化方面的變化以及體質方面的變化之間做一個整合性的解釋是最主要的困難所在。

在人類學的教學上亦同樣具有科際支援與學科整合的特色。例如：臺大人類學系所在語言學教學部份長期以來是由該校語言學研究所協助教學。人類學史這門課通常是以十九世紀以來的西方文化史做為背景，對於不熟悉這段歷史的本國學生來說，在理解上往往會有障礙，因此臺大人類學系同時開設西洋文化史、西洋哲學概論的選修課程，仔細分析人類學理論的形成，人類學家常會以某個哲學理論做為基礎，如果不能熟悉相關的哲學理論，更不可能瞭解該項文化人類學理論。又如清華人類學研究所廣泛網羅民俗學、語言學、人類學、婦女研究等學科師資共同授課。東華大學族羣關係與文化研究所是由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師資組成之綜合性社會科學研究所，在研究單位的頭銜上東華族羣

所首開先例，完全刪除學科的名稱，採取以解決現實問題為主的研究取向。政大民族學系所的研究取向強調民族識別、族羣關係以及民族史。除此之外，新近的發展如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更列為必修課。由於這些課題本身具備了跨學科的實務性質。因此民族學系同時還支援外交系、社會系、政治系等不同學科開設人類學、族羣關係等相關課程。

## 捌 ● 人類學未來發展的目標與策略

人類學在臺灣未來的發展可以從教學、研究與應用三方面來討。

### 一、教學方面

在教學方面，我們認為人類學應該力求達致五個目標：(1)普及化(2)國際化(3)兩岸合作交流(4)維持整體，多線發展，以及(5)校際合作互助。

#### (1)普及化：

人類學是社會科學中最基本的學科，有關人、社會與文化的基本科學概念與理論泰半來自人類學。同時在人文教育方面，人類學有任何其他社會科學不可及的功用。早在 1969 年，美國著名人類學家 S.L. Washburn 便指出人類學在教育上可達致三種目標：人文的 (humanistic)、個人的 (personal) 與科學的 (scientific)。他詳細解釋人類學如何可以幫助學生拓廣其世界觀，認識自己與確立自信，以及正確了解科學的應用（見 Anthropology Newsletter, 1969 年 9 月，頁 9）。

由於廣泛深遠的教育功效，歐美日本等先進國家早已將人類學列為大學甚至中學的基礎課程，而人類學相關系所的設立也十分普遍。反觀臺灣地區專門教授人類學的只有一個學系（臺大）與三個研究所（臺大、清大、慈濟），另外有一個學系（政大）與兩個研究所（政大與東華）以人類學為多學科整合課程的一部分。把人類學或其分支學科開設為通識課程的大專院校，總數不足三十所。此種情況不僅遠遠落後於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甚至不及印度、菲律賓、南韓等國，實為臺灣現行教育上一大缺失，應儘速補救。欲於短期內達致人類學教學普及化的目的，一項預期中的困難是合格教學人材的不足。解決的策略如下：(A)國際化(B)兩岸交換教學(C)校際合作互助，以及(D)中央研究院提供適度支援。前三項將於下列目標中一併說明，在此先敘述第四項。



目前人類學人材主要集中於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學及歷史語言二研究所中。由於中央研究院的學術地位崇高，圖書設備齊全，故能網羅全國最優秀人材，一般大專院校鮮能與之競爭。中研院之研究人員無教學任務，是世界上罕見之優遇。從教育角度觀之，實為一種浪費人力資源的不合理現象。俗云「教學相長」，為使其研究人員能夠分擔適度之教學責任，並從教學中獲得對於研究之良性刺激，中央研究院院方應分配人類學研究人員到各大專院校，特別是未設置人類學系所之大專院校，擔任適度之教學任務。

#### (2) 國際化：

如同其他基本社會科學一般，人類學一方面高度的世界化，有各國學者共同認定的基本概念與理論，另一方面，不同國家的人類學家又因文化背景不同各有其特點。例如：美國歷史學派、法國結構學派、英國功能學派等。為使學生有機會接受最新人類學知識，同時又能親身體會各學派之不同。各大專院校應適度延聘美、英、法等國學者來臺講授人類學。此項措施在歐美日各國早已行之有年，以當前臺灣之經濟水準與開放程度而言，有足夠條件施行此一措施以達到人類學教學國際化的目標。此一目標在實行上可預見的困難是語言障礙。臺灣學生的英文聽力與閱讀能力普遍不足，此種情形宜儘快設法改進，而增加外籍教授的授課比例正可提高學生之英文能力。

除適度延攬外籍人類學教授之外，也應與國外相關系所合作，安排學生交換互訪事宜，尤其是能讓博士班研究生有機會到國外大學進行一年之人類學課程研習，與國外學者直接進行知識與意見交流，或者針對個別之博士研究計劃進行田野調查與資料蒐集。

#### (3) 兩岸合作交流：

中國大陸共有 54 種少數民族，實為從事民族學調查或田野調查實習的理想地點，對於考古遺址發掘而言更是寶藏無限（喬健 1994）。為進一步拓展人類學之研究領域，應積極與大陸人類學界進行交流合作。中國大陸目前設有人類學相關系所的大學是：中山大學、廈門大學、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及雲南大學等，此外，中國社會科學院、有少數民族省區的社會科學院、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均有民族學研究，語言學方面因受政治干預授受，研究成果較為豐碩，在考古學方面的研究機構則更為普遍。如能有計劃地進行長期合作研究

與交換教學，不僅兩岸學者均能受益，對於現階段臺灣人類學在教學研究發展方面，更特別具有廣度與深度加強之積極效益。

除兩岸學者直接交流之外，對於滯留在國外具有人類學博士學位的大陸學者，也可考慮延聘來臺，以補救臺灣人類學人才不足的部份。

#### (4) 維持整體、多線發展：

如前所述，人類學包括文化人類學、語言學、考古學、體質人類學以及應用人類學與博物館五大分支。這五大分支共同體現了對人及其文化的完整探討。然而就目前國內人類學的現況而言，臺大人類學系維持這五大分支也已面臨嚴重危機。但從學術整體來考量，臺灣至少要有一所大學繼續維持這五大分支的基本課程，或者由數所大學有計劃地共同合作維持。國科會應持續關注人類學此一方面之發展狀況並予以適當輔導。

除了維持五大分支基本課程的開設之外，也應該充分鼓勵個別大學進行重點發展，創發自身風格，譬如臺大可重點發展關於考古學與博物館學方面之研究，政大可重點發展關於少數民族與民族政策之研究，清大可重點發展關於文化人類學之研究，東華可發展關於族羣關係、臺灣原住民及社區規劃等之研究。

#### (5) 校際合作互助：

臺灣幅員狹窄而且交通便利、通訊發達，對於人類學各研究與教學單位之間的合作是十分有利的條件。具體可行的措施包括：

(A) 開放各校人類學相關課程，供其他院校相關系所學生選讀。

(B) 合辦各類短期講習課程或培訓課程，譬如在寒暑假舉辦文化人類學或考古學田野工作實習課程。

(C) 由各教學研究單位輪流延聘客座教授，以支援缺乏師資之課程開設，例如體質人類學、語言學、物質文化、民族音樂研究等。

## 二、研究方面

在學術研究方面，我們認為至少應該達成下列三項目標：(1) 卓越化(2) 國際化(3) 科際整合與團隊合作。

#### (1) 卓越化：

卓越的人類學研究主要建立在，如黃應貴先生所述，「紮實而細緻的深入長期田野工作及研究概念」（黃應貴 1995：H-17），以及由此收集到的資料累積上。臺灣目前一方面欠缺長期而細緻的田野工作，另

一方面也缺乏聯繫田野工作與儲存資料的設施。此點實為臺灣人類學研究的一大危機。補救對策有三：

(A)加強大學及研究所的田野工作課程。由於個別大學或研究機構的人力及資源有限，最直接而有效的辦法是透過校際合作，合力籌辦暑期田野工作培訓課程，使學生能充分掌握田野工作技能。

(B)國科會或其他基金會設置獎助金鼓勵或在獎助金的分配上優先考慮涉及長期田野工作之研究計劃。

(C)建立田野資料檔案，儲存已使用完之田野資料，同時透過通訊或電腦網絡聯繫田野工作者。此項計劃應由國科會或者中央研究院推動。

除了週詳細的田野資料外，卓越的人類學研究更需要高度理論化。所謂理論化在此有兩種意義：一是在分析與解釋上能廣泛引用現有人類學的理論同時又能提出創新的獨特見解；二是針對人類學理論中所關切的基本問題能夠提供新的民族誌材料或新的詮釋模式。關於前者黃應貴先生已有詳細的論述（黃應貴 1995）。對於後者，張光直先生在我們所作的專訪中呼籲國內人類學家，在國際人類學界特別爭取這方面研究上的成就。

#### (2) 國際化：

人類學者的田野工作研究鮮少跨出臺灣與中國大陸。涉及中國以外的田野工作限於極少數。最近欣見中研院東南亞研究與南島語族研究之田野工作已伸展至菲律賓、婆羅洲等地，為人類學研究國際化目標跨出了一步，在目前臺灣研究經費充裕的情況下，應鼓勵更多海外的、異文化的研究。

除了研究範圍跨出國界之外，實際的研究成果也應積極與國際人類學界互相交流。楊國樞先生希望中國社會科學能從進口導向轉為出口導向的一段話，對於今後人類學的發展方向也相當適用，他說：

我們應該透過各種管道，將大家努力研究所獲得的良好成果呈現在國際同行之前，以納入國際間知識累積的網絡，成為國際學術的一部份，便於各國同行的引用與討論……為了鼓勵臺灣社會科學研究者將其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學術論壇，有關單位（如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教育部、中央研究院）除了資助學者參加國際會議發表優良論文之外，亦應設法大力獎助此間學者在重要國際性學刊發表論文，或在國際性出版單位所發行之學術專書中發表論文或專章（如能發表專書當然更好）（楊國樞 1995：5）。

國科會、中研院或教育部應設立專責機構對高水準的中文論文或專書提供專業化的編譯服務並協助其在國外重要刊物刊出或出版。

#### (3) 科際整合與團隊合作：

關於大範圍的研究主題例如南島語族的遷移歷史，以及複雜的研究主題例如原住民都市生活的適應問題，都無法由單一學者或單一學科來獨立承擔研究工作，而必須依靠各相關學科學者發揮團隊精神，整合出新的研究架構來完成。如前所述，中研院曾規劃進行過若干大型科際整合計劃，如濁大計劃以及進行中的閩臺與東南亞計劃，雖然由於整合性研究本身的困難重重，尚未圓滿達成其預期成果。然而，此種大型研究計劃實為未來研究發展之趨勢，其中之困難尚有待相關學者繼續努力克服。

許木柱先生在接受我們專訪時指出，大型科際整合計劃最大的困難在於各學科間既存的隔閡。俗謂：「隔行如隔山」。其他學科學者往往無法瞭解人類學的基本理念與研究需要，人類學者對於其他學科的基本理念也不夠熟悉，這種隔閭造成計劃合作過程中的溝通問題重重。補救之道是增進各學科之間的基本認識，尤其是增加需要科際整合之相關學科之間平時的互動與合作關係。在英美等學術發達的國家中，協助資深學者針對新興的或非其本行的學科再進修的獎助計劃，早已行之有年，稱為 retooling。臺灣也應儘快設置相關獎勵辦法，讓有心從事科際整合研究的學者，能夠在國內外相關研究機構針對新的或本行以外的學科進行一至二年的進修計劃。

#### 三、應用方面

在人類學的應用方面，一方面應力求多方面發展，另一方面應盡力與其他學科進行整合工作。關於這二方面，甫於 1995 年 8 月成立的東華大學族羣關係與文化研究所（以下簡稱族羣所）目前正朝此目標進行一系列的嘗試。未來之具體成果，或將可為臺灣人類學之應用，開闢新的途徑。

族羣所是一個以人類學為主的多學科研究所，除以原住民族文化為基礎研究課題之外，並探索人類學及相關社會科學如何為鄰近族羣與社區服務之問題。

族羣所所在的花東地區以多族羣、多文化為主要特色，臺灣的原住族羣中，以東部為主要的分佈地者有四：阿美、卑南、雅美及噶瑪蘭族，為部份分佈者也有

四：泰雅、排灣、魯凱與布農。漢族則除閩南及客家兩大族羣外，更有大量大陸來臺榮民及其後裔分佈在花蓮及臺東兩地。多種族羣各自發展及展現其特有文化，形成一五彩繽紛的多元文化局面。此種局面所呈現的問題必然是多面向的，而解決之道則必須因應實際問題所需求，聯合人類學及其他相關學科來解決。具體而言，族羣所未來有二項主要的發展計劃：(1)文化諮詢(2)社區營造，分述如下：

#### (1)文化諮詢：

所謂「文化諮詢」，簡單地來說便是用人類學特有的文化比較的觀點配合心理諮商及社會工作所慣用的方法，對當事人（個人或羣體）就上述種種問題提供合理的解釋與有效的解決方案。「文化諮詢」處理的問題主要包括下列三種：

##### (A)儀式方面的：

舉凡與婚、喪、喜、慶、敬神、祭祖等儀式有關的問題都屬此類，在族羣關係日益混雜，文化變遷日益加劇的情況下，一般人對這些儀式都有無所適從之感。在自由、多元與開放的原則下，族羣所的教學目標在於訓練學生具備適當知識與能力可從古今中外各種族羣文化中選取有關實例互相結合，為當事人設計最妥善滿意的方案。

##### (B)倫理方面的：

舉凡個人感情、事業、婚姻、家庭等問題，個人與

個人間，羣體與羣體間的各種衝突都屬此類。此類問題大都因個人（或各族羣）間觀念與價值的不同而引起，而後者又因個人（或各族）的族羣文化背景不同而形成。族羣所的教學目標在於訓練學生具備足夠技巧及知識能將當事人（或族羣）的特殊觀點與價值，置於文化比較以及相對的事例與理論下加以分析進而予以化解。

##### (C)認知方面的：

舉凡因風水、命相、禁忌、避諱等信仰與觀念而引起的焦慮與衝突都屬此類。族羣所的訓練目標首在使學生對這些信仰與觀念的本質有清楚的認識，進而訓練他們如何運用文化比較的方法化解有關的焦慮與衝突。（東華大學族羣所 1996）

#### (2)社區營造：

這是近年來文建會所推行的一個計劃。在西部主要由與都市計劃有關的系所承辦。但在東部卻因多族羣與多文化的局面，突顯出人類學在此議題上的重要性。族羣所因而責無旁貸地承擔起此項工作之相關部份，而與生態環境、景觀有關之部份則交由東華大學自然資源管理所負責，二所共同成立「環境與文化發展研究中心」來接辦相關計劃。首先接辦的社區營造計劃是二個位於光復鄉的阿美族社區：太巴塱與馬太鞍社區。

族羣所這二項計劃可說是臺灣人類學發展上一項空前的嘗試，如順利完成，預計將可為人類學系畢業學生開拓一些新的就業領域。

## 引用書目

中央研究院考古學所成所規劃書起草小組

1995 〈中央研究院考古學研究所成所規劃書〉（修訂本）。未出版。

江韶瑩

1994 〈史前文化的展示與想像〉，《史前博物館籌備處通訊》3：1—8。

李亦園

1971 〈十六年來的民族學研究所〉，《中研院民族所集刊》31：1—15。

1993 〈民族誌學與社會人類學：臺灣人類學研究與發展的若干趨勢〉，《清華學報》23(4)：341—360。

東華大學族羣所

1996 〈羣山的呼喚：族羣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簡介〉。花蓮：東華族羣所。

許木柱

1993 〈臺灣民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政大民族學報》20：143—150。

1995 〈臺灣與東南亞原住民的血緣及文化類緣關係〉，《中國民族學通訊》33：1—4。

陳其南

1976 〈光復後高山族的社會人類學研究〉，《中研院民族所集刊》40：19—49。



崔伊蘭

- 1994 《人類學學門人力資源的現況分析調查》。國科會委託專題研究計劃。
- 1995 〈人類學在臺灣發展的檢討與展望〉。發表於 1995 年 10 月 27—29 日全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評估會議。南港：中央研究院。

喬健

- 1986 《從西方人類學的演變說到中國學術的發展》，《雲南社會科學》29：63—69。
- 1994 〈中國人類學發展的困境與前景〉。發表於 1994 年 10 月 28 日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講座教授就職演講辭。

黃應貴

- 1984 〈光復後臺灣地區人類學研究的發展〉，《中研院民族所集刊》57：1—30。
- 1995 〈人類學與臺灣社會〉，引自《分析社會的方法論文集》H1—32。空中大學、屏東師範、花蓮師範聯合出版。

楊國樞

- 1995 〈締造臺灣社會科學研究的新紀元〉。發表於 1995 年 10 月 27—29 日「全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評估會議」。南港：中央研究院。

喬健、高怡萍

- 1998 〈臺灣人類學的現況與發展：評述與建議〉，發表於《社會學，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喬健主編，《新亞學術季刊》，第 16 期。

劉淑玲

- 1994 〈專訪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總幹事游浩乙先生〉。《山海文化》4：84—94。

Harrison, Julia D.

- 1995 〈1990 年代的博物館理念〉。黃正儒、高忠義合譯，《博物館學季刊》9(3)：1—8。

## 漢學研究中心出版品（目錄類）

1. 兩漢諸子研究論著目錄，1912—1996／陳麗桂主編 民 87.4 (1998.4) 出版 630 面
2. 中國民族學與民俗學研究論著目錄，1900—1994／簡濤主編 民 86.6 出版 三冊
3. 英譯中文新詩索引，1917—1995／汪次昕、邱冬銀主編 民 86.4 出版 406 面
4. 當代中文小說英文譯評目錄，1945—1992／雷金慶、李木蘭主編 民 82.12 出版 171 面
5. 中外六朝文學研究文獻目錄（增訂本）／洪順隆主編 民 81.6 出版 357 面
6. 臺灣地區漢學論著選目彙編本（民 76—80） 民 81.6 出版 619 面
7. 經義考索引／吳政上編 民 81.3 出版 454 面
8. 臺灣地區漢學論著選目彙編本（民 71—75） 民 79.6 出版 552 面
9. 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12—1987／林慶彰主編 民 78.12 出版 二冊
10. 二十世紀中國作家筆名錄（增訂版）／朱寶操編 民 78.6 出版 二冊
11. 中國家庭之研究論著目錄／李亦園、莊英章編 民 76.12 出版 86 面
12. 中韓關係中文論著目錄／黃寬重主編 民 76.6 出版 87 面